



# 遇到困難你願意求助嗎？

2015 年 3 月 24 日,德國之翼航空公司編號為 4U9525 的空客 A320 型客機,逕直撞上法國阿爾卑斯山脈南麓,150 名機上人員全部喪生。空難令人震驚,但此後的發現更令人難以置信——27 歲的副駕駛盧比茨主動選擇了撞毀飛機。調查人員隨後發現,盧比茨可能患有抑鬱症,同時,他的視力或許在持續惡化。視力和心理問題給盧比茨的職業前景罩上陰影,而他沒有選擇求助。

求助似乎從來不是首選項。遇到難題,很多人會試着自己解決,不行就上網搜搜辦法,還不行,那就咬緊牙關等待,或許能熬過去。

為什麼那麼多人不願求助? 不求助的表面理由是——“不麻煩別人”是美德。

更真實的理由是——如果開口求助,別人會認為我能力低下,我會因此喪失各種機會。

而更本質的原因在于——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在他人面前表現出衆。

目標可分為兩種,精熟型目標和績效型目標。

精熟型目標更重視過程而非結果,其目的是自我提陞,不是獲得肯定。哪怕我現在還做不到,但通過不斷努力也能有所進步。既然目標是成為更好的自己,那麼遇到困難時,自然就會尋求幫助。

而績效型目標只看最終結果:你要么能做到,要么不能做到;要么力壓衆人表現出色,要么挑戰失敗淪為笑柄。如果目的是從他人那里獲得肯定,感覺上像是示弱的求助就不會被列入選項。

沃頓商學院的研究者曾讓學生們做 7 道智商測試題。被告知“每對一道題得一美元”的學生里,有 73.5% 的人在求助機會出現時選擇了求助;被告知“其他人會給你打

一個 1 至 7 之間的分數,根據分數得美元”的學生里,只有 32.7% 的人選擇了求助。一旦目標不再是把事做好,而是讓別人覺得我好,求助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

不幸的是,飛行員這個職業本身,自帶績效型目標。同僚和上司的評定十分重要——你要么優秀到可以讓一機人以性命相托,要么資格不夠,必須離開飛行員這個崗位。

類似盧比茨的不求助之人,其實並不少見。不過,績效型目標者不知道的是,求助於他人,其實會提陞此人對你的評價。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智慧過人,可以為別人傳道、授業、解惑,而“懂得向聰明的我詢問的人,一定也是聰明人”。

沃頓商學院的研究者發現,腦力競賽中接到搭檔求助的人,賽後給自己的搭檔打了更高的能力分。2010 年,美國西北大學研究發現,老闆其實更喜歡那些遇到困難會主動求援的下屬。在某種意義上,“求指點迷津”可能是對老闆最好的恭維。

说到底,不管目標是獲得成長還是獲得贊賞,求助都是幫你達成目標的大道。越早尋求幫助,就越有機會讓自己獲得成長,也越有可能掌握技能,從而成功解決問題,周遭人對你的評價也會因此提陞。反倒是不求助的人,萬一拖到事情無法收拾,內部自信和外部評價都會落到極低。

在最後一次執飛之前,盧比茨有許多選擇。他可以接受醫生的幫助,在抗抑鬱治療中慢慢找回大腦正常思考的能力。他可以帶上病歷去求助公司,即使他無法再開飛機,也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然而,他選擇了保持沉默。2015 年 3 月 24 日 10 時 29 分,機長桑德海默離開駕駛艙,盧比茨反鎖艙門接管飛機,操控飛機迅速下降。10 時 40 分,4U9525 右翼撞山。11 分鐘里,機長呼喊,乘客驚叫,盧比茨始終不發一言。

不求助的人,在悲劇發生的最後一刻,也只是沉默。

聽到門框響時我正在睡夢中。我迅速睜開雙眼,立馬從桌子下面睡覺的地方坐起來。完了!這麼早就有人來上班?我隔著辦公桌向外望,生怕被別人看到。早晨的陽光穿過辦公室前門的隨手塗鴉照射進來,傾瀉在我面前迷宮般的桌子上。看不到一個人,我松了一口氣。可能只是妄想症。

生活在 10 平方英尺(約 0.93 平方米)的工作站,有一點妄想症大有幫助。我站起來,伸展四肢,然後彎腰收起空氣床墊。時鐘顯示為早晨 6:45。在正常情況下,這個時間我仍舊睡覺,但目前的情況很不正常。

這周早些時候,我悄悄搬到了辦公室。這個月我把自己位于威尼斯海灘的公寓租了出去,把衣物和珍貴物品打包成幾件行李,開始在辦公桌後定居,小心使用衆人視線之外的每一平方厘米來存放我的物品。誰都不會希望被同事發現在辦公桌邊穿著三角褲,而且是在早晨 6 點鐘。這種事我不會跟別人說。每天早上我收拾好個人物品後,把空調溫度調低到 72°F (約合 22.2°C)——他們離開後整夜都是這個溫度的話,對我來說太低了。接下來我去晨練、淋浴,並確保我並不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有時我甚至故意讓自己遲到,指責洛杉磯糟糕的交通——只為了合群。雖然搬到辦公室住前期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但與每月付房租相比,簡直是小菜一碟。

## 窮困落寞

搬到洛杉磯已兩年,和許多洛杉磯人一樣,我破產了。我放寬了租房要求,找了一間距離單位 20 分鐘車程的單身公寓,把私人物品塞進這個 250 平方英尺(約 23.23 平方米)、美其名曰“經濟公寓”的地方,而我的積蓄像點燃的香煙一樣在日光中消失。我把旅行和寫作的夢想束之高閣,以便換來一個穩定的居住環境,當時我以為自己可以忍受。

2012 年夏天,這些夢想給噩夢讓路了。我打兩份工,每周工作 60 小時來確保能付房租,幾乎沒時間放鬆。然後災難出現了。公司的薪水和獎金被凍結,我的身份證被盜。那年年初,由於外科手術,我欠醫院一大筆錢。助學貸款和車貸要還,房租每年肯定會達到洛杉磯法律規定的最高漲幅。我開始

想:我的美國夢到底怎么了?

我已經沒有什麼可犧牲的了。沒有錢,我只有兩個選擇:放棄創造性工作的夢想或者花更多的時間來工作。這兩條路的前景都很暗淡,直到我想起來還有一張倒扣的王牌。

幾個月之前,為了深夜趕工,我去辦公室,附近所有地方都關門了,商業廣場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一個地圖上不存在的空白點,從白天的喧鬧中剝離出來。那段時間,新聞里充斥着大量美國國會議員把他們的華盛頓辦公室當作住所的故事。他們把那些被忽視的宜居空間完美地轉化成工薪白領的瓦爾登酒店。我想過自己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但在必須這樣做之前,那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我絕不是一個重視金錢勝過時間的人。成長在墨西哥灣附近的小鎮,我的生活更多與社區而非利益相關。我父母強調成就,也支持休閒。我妹妹和我

被督促著,各門功課都得是 A,才能獲得年度公路旅行假期。當妹妹成為一名律師時,我慢慢進入藝術領域,把時髦學校的研究生學位放到一邊,嘗試表演和寫作,一周工作 40 個小時來支付賬單。

我不是普通的無家可歸之人。對大多數人來說,我看起來像典型的中產階級職場新人——外表清秀,善於辭令,穿著考究,講究衛生。但在“無家可歸”和“中產階級”之間,一度寬闊的鴻溝已被縮減得僅剩一條斷層線。在此之上,許多人發現自己位于飄忽不定的邊界上,只要有一點壞消息,就會失去一切。

## 把辦公室變成家

住在辦公室是解決房價過高困局的獨特辦法,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記憶里晃動。

那時學校由造反派掌控,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體師生必須出操。其實當時學校早已停課,出完操後什麼事也沒有了,大家便作鳥獸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體驗掌權威儀的唯一機會。

老師們都是驚弓之鳥,不能不去;像我們這批曾經對抗過造反派的學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幾個自稱“逍遙派”的同學堅持不出操,任憑高音喇叭千呼萬喚,依然蒙頭睡覺。這很損造反派的臉面,於是他們在一次會上決定:明天早晨,把這幾個人連床抬到操場上示衆。

第二天果然照此辦理,嚴冬清晨的操場上,呼呼啦啦的一群人吃力地抬著幾張高聳著被窩的床出來了。造反派們一陣喧笑,出操的師生們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麻煩了,難道強迫這些“逍遙派”當衆鑽出被窩穿衣起床?如果這樣做他們也太排場了,簡直像老爺一樣。於是造反派頭頭下令:“就讓他們這樣躺著示衆!”但蒙頭大睡算什么示衆呢?我們邊上操邊看著這些床,這邊是凜冽的寒風,那邊是溫暖的被窩,真讓人羨慕死了。造反派頭頭似乎也覺得情景不對,只得再下一道命令:“示衆結束,抬回去!”那些“溫暖的被窩”又樂顛顛地被抬回去了。後來據抬床的同學抱怨,這些被抬進抬出的人中,至少有兩個從頭到尾沒有醒過。

示衆,只是發難者單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衆者沒有被示衆的感覺,那很可能是一種享受。世間的懲罰可分為直接傷害和名譽羞辱兩種,對前者無可奈何,而對後者,那實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人要實現對另一

個人的名譽羞辱,需要依賴許多複雜條件,當這些條件未能全然成熟時,就很難真正達到目的。

讓他們站在寒風中慷慨激昂吧,我們自有溫暖的被窩,盡情酣睡。



(外一篇)

年少時,她與他曾是愛人。兩人因為某些事情分手,以後再也沒有聯繫。

許多年過去,她仍忘不了他。聽說他結婚的消息後,她失落極了。

猶豫再三,她在網上將他的名字鍵入搜索欄。

費了好一番功夫,她終於從各種蛛絲馬迹中

追尋到了他的微博。

閉目祈禱之後,她點開那個網頁,他與妻子大大的合影馬上跳入眼帘。

只是,他已經不是她腦海中存留的少年,而是個已經發福的中年大叔。

她愣了一下,轉而看了看鏡中的自己,笑了。

那日之後,她不再想他。有時候,現實就是這麼可愛。

## 你的故事在別人嘴里

住在小城的最大缺點是,你永遠是別人嘴里的故事,而別人的故事又永遠在你的嘴里。結果故事從你的嘴到別人的耳朵,然後再從別人的嘴到另一個人的耳朵,就這樣一路流傳下去。最後你會聽到你的故事,是一個熱心的人好意過來告訴你的。你聽完了,卻不知道那是你的故事,因為在你的身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如他嘴里所敘述的那樣的故事。

到底是誰的故事? 噢,原來是集體創作。

## 再次無家可歸

我已經在辦公室里住了 500 天,最終這個公司倒閉了。我成了第一批失業者,丟了工作,沒地方住,但是,我在生活花費和通勤中省下超過 2 萬美元。在職最後一天,我被邀請去一家競爭對手的公司面試。我承認自己不符合工作條件——一份行政級別的職位,每周不停地工作,還有上百萬美元的籌資計劃。我去應聘這份工作,感覺就像在和超級名模約會——僅僅因為她邀請了我。我幾乎拒絕了,但頭腦中一個糾纏不休的聲音在其他方面說服了我。

在面試結束時,我知道這份工作不適合我,但好奇心不可動搖。

“你有其他問題嗎?”面試官問。“其實,有。”我微笑着答道,“跟我說說你們的辦公室。”最終我沒有幹這份工作。

這些日子我的睡眠質量很好。我發現自己在日出前醒來,但這次的動作很緩慢,為了不讓頭撞到包著毯子的低矮天花板。我從窗戶望出去,月光映射在水面,海浪戲耍著岩石海岸,聲音迴響著穿過太平洋海岸公路邊的停車位。

在我自己的卡車後面,有一張配有海綿床墊的單人床,兩邊是小型書架和多功能櫃。這是我的新住所,四個輪子上的定制小家,很適合在去俄勒岡的一系列景點和國家森林的路上過夜。

離開辦公室之前我就把它做好了。我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一間膠合板預制房屋,可容納一台小型冰箱,一個可攜帶式丁烷氣爐,一個結實的水壺,還有一個紙巾架。我慶幸有足夠的錢可以買到這些。多數時候我待在本地,一邊寫作,一邊打一些零工,追求我一直想要嘗試卻沒時間去嘗試的事業。

這並不適合每個人,但我很開心。平常一周之內,我會把 20 個小時的工作放到幾天里完成:一份兼職工作是在好萊塢做安防,另一份主要是在弱勢青年一起工作。剩下的時間用來寫作。有別於全職工作的是物質收益不多,但利大於弊。現在我走到哪兒,就把家帶到哪兒。

家都有了,我還有什麼別的呢?

# 移居辦公室



公司出現調低預算的信號時,我開始為將來做打算。我希望有怎樣的後辦公室生活?老朋友羅伯特一份搬到鎮上,想和我成為室友。我們開始尋找公寓。

但有些事似乎不對勁。一年多不用付房租,我意識到自己的消費觀已經不一樣了。每月把錢花到同一個地方,讓人感覺產出應該遠遠大於投入。